

雪

蕭炳實

朔風微微地緊了一緊，大地在吾人酣夢中已經偷偷地變了一番相貌了。晚間兩三點間，照例要在棉被裏翻一翻身，約莫有三四分時光景，是半睡半醒的狀態。昨晚那時，彷彿有一道白光射在我的枕上：是明月光麼？是地上霜麼？也許是一位勤苦的同學開夜車的燈光罷？不是很活動的腦裏只是反射地發出不管合理不合理的疑問，然而並不迫切地要求答案。

「雪呀！下雪呀！滿地都是白的。」起得比我較早的潘君嚷着。

「雪麼？那是很好。」照例枕上五分鐘的留戀，不必似往常要鼓一點勇氣纔能打破，祇「雪」這一個字就很夠引起我的童心了。

雪，在我的家鄉，十次中至少有九次是與過年聯絡的，那是小孩子一年中最快樂的時期，——尤其是貧苦的

小孩子。肉？平時是祇有屠門大嚼式的領略：過年雖然不能說有喫不完的肉，至少也接連的有幾次好喫，甚至也會喫得到有點不想吃的境地。衣服呢？也許稍嫌單薄一點，然而我的祖母常常引着一句鄉土彩色很重的古話安慰我說，「不要緊，小孩子身上有三層火。」若是侵略的北風猛烈地吹着有點刻骨入髓的時候，這句話也許稍嫌空泛，但是風勢稍殺或者徑是無風，這却多少總有幾分效驗，如果是從慈祥愷悌的祖母或母親口裏說出來的。是的，衣服問題着實也引我向母親埋怨過幾次，然而那不是因為冷，却是因為與比我穿得較好的孩子相形之下有點見絀或者是竟被奚落而發生的。捉襟見肘的狀況，有時誠不難為情的，尤其是與華冠貴冑並列的時候；然而這種時候不是常有的，同我一輩子玩的，穿的與我比起來，也不過是伯仲之間，況且我十來歲的時候讀過「子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這幾句話之後，着實受了一番感奮，有點企慕賢者卓然自立之概，從此覺得為衣服羞愧，實在是不長進。至

於我的家庭呢，在社會上不過占了一個「清白家風」四個字的位置，並不必穿得怎樣華貴，方能撐持門戶。除了在歷史上能夠追溯到微子封於宋以及蕭何相國蕭衍皇帝之外，在家譜上從三百年前遷到南源的始祖起一直到我的曾祖，連一個夠資格在譜上有一篇傳或一篇墓誌銘的也沒有；實在說，南源蕭氏族譜裏頭是沒有一篇傳記或墓誌銘的，每人底下都是刻板的幾行「某人，字某，號某（有字有號的也絕少，不上十分之一），生於某日，卒於某日，配某氏，子幾人，長名某……女幾人，長適某……」。至於我的父親呢，雖然是我們南源蕭氏十幾代中惟一的秀才，他偏偏十八九歲進學後就不肯做舉業，却要提倡維新，所以並不會博得一官半爵來榮宗耀祖裕起後昆；他雖然是留學生的先輩，同盟會的黨員，然而他辛亥以前就去世了，並未曾參加革命的事業；他遺留下的成績，不過是幾所學校，幾個門徒，他並不會將我們的家世提高。不好了，爲了衣服兩字，不覺的做起家傳來了，那真離題太遠。

雪給我的回憶，總是快感的多，不快的少。捉麻雀，做雪人，打雪仗，踏高脚，射箭，都是最可愛的應景的遊戲。拜年，拿壓歲錢，喫果子，那也是一年祇有一次的快樂。現在雖然不能開倒車將已過去的時光追回重做一個天真的孩子，然而一叫稗氣，一點童心，因生命流的聯續性總多少還保存著一點。因爲童稚的生活中雪給與的印象略深一點，雪遺留的聯想略富於快感一點，而且雪的快感，幾乎每年皆有一次復興的機會，所以我的稗氣，我的童心，被雪引出來的比被任何他事他物引出來的都更豐富。雖然秋夜的明月能使我入清幽的境界，有時仍不免使我沉痛；雖然春天的流泉能使我更有活潑的氣概，有時仍不免有逝者不可復返的聯想；雖然夏林的松風能使我有一「羲皇上人」之感，然而仍不過足佐午睡的清夢而已。至於花卉之中，除了出水芙蓉傲霜殘菊之外，很少能使我戀戀不捨的，雖然我並不是不戀他們，尤其花枝零落的時候，更不免有凋零之感。看罷，咏花的詩歌，有多少能出一「花謝花飛」一派以外

的。

雪，誠然，在我多經世事以後，也引起我一次的不好的聯想。一次大雪的時候，我正高興地跑出去賞雪，偶然撞進一家貧不能舉火的人家，他們瑟縮震慄的狀態，却不能不稍稍歸咎於雪。我常時想，這樣樣珍珠似的顆粒，飢不可以爲食；這樣樣軟白的花絮，寒不可以爲衣；天公下雪，雖然增添了不少詩人歌詠的資料，高士清賞的興趣，同時也增加了窮人的愁苦，這似乎是美中不足。然而一轉念間，似乎這種思想也過於唯物，一觀音難救世間苦」何況於我們凡夫俗子？那天我將錢袋裏少許的遺留傾給了那份人家，雖沒有慈善的動機，却得了自己心地的安慰。從此以後，每次見雪，這回的感想也乘間而入，不免到腦裏轉一遭兩遭，然而穉氣童心都不容他久留，所以他的根據地極不穩固。

雪的確不免加添窮苦的小孩子一點寒意，然而窮苦小孩子也常常因爲雪而得着自由，因爲雪天父母是不很催孩子做事的。孩子得着了自由，往往一陣雪仗打得渾

身發熱，額角上冒出熱氣來，所以最窮苦的孩子也不厭惡雪，有時還很希望他的光臨。

雪來了，污穢的大地也會變成潔白；雪來了，茅廬草舍也會變成水晶宮一樣地好看。葉脫殆盡的枯枝因雪成了玉樹一般的美麗，梅花會因着他的陪襯格外的有姿態，松樹會因着他的映發格外的有英氣。而且雪是最聰明最乖覺的，正乘着人們賞玩還未有盡興的時候，他偷偷的就去了；他去了給人以深厚的餘味與留戀，却不使人有若何的感傷。他的來也多是無聲無臭，給人意料以外的快樂，至於他那下來時翩翩珊珊的飛舞，更非「撒鹽空中」或「柳絮因風」所能擬其百一的。

自從到北方以後，自然界能夠給與我的安慰誠然減少了。青翠的山，碧綠的水，明淨的西湖，駭怒的錢塘潮，五雲樹色，六和鈴語，禹穴的遠嘍，獅峯的跳脫，都儘夠夢中的回想。就是一片血紅的楓葉，也不是容易看見的。從前我的書本中總偶爾的夾着一兩片紅葉，有時在霜葉上隨手題幾個字，還可以寄給朋友們代替了聖

誕的賀片，因為這個於我的確是可愛的，應當與好友一同欣賞。於今呢？「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這樣的美景到何處追尋？可愛的秋天的夕陽，不照在楓林上，減少了多少的宣染！這一切皆是我莫大的損失，這一切都是我相思的資料。

好了，莫大的損失，都可以取償於雪了。南方誠然也有雪，然而那里有這樣地早！

當起床之後，窗外一望，是何等一片乾淨土？靜悄悄的，白皚皚的，未經踏破的一片！

燕舫湖中島上的孤松，秀韻之外，又抖擻着勁挺的精神。一湖碧水，數日前已變成玄冰，今晨忽地的又是一個白玉環了。

局外的欣賞，不能滿足童穉氣的熱烈的要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不融化於自然界中，如何能領略自然，不化入雪中，還算是賞雪麼？這樣的決心打破了清晨讀陶詩的向例，踏步向燕舫湖中的雪上去了。燕舫之於西子，誠然有大巫小巫之別，在我平時的欣賞也不

過慰情勝無，然而湖面踏雪，却不是西湖所能供給的。童年樺齡，已隨韶華春夢似的過去了；穉氣童心，却依然存在。做雪人，打雪仗，已不是雪境中的玩意兒，雪景却仍然給我以快樂與安慰！

十五年十二月六日，於燕大寒松室。

廈門通信

小峯兄：

二十七日寄出稿子兩篇，想已到。其實信一類東西，本來也可做可不做，但是一則因為這里有幾個少年希望我要幾下，二則正苦于沒有文章做，所以便寫了幾張，寄上了。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點批評廈門的文字，然而至今一句也沒有做，言語不通，又不知各種底細，從何說起。例如這裏的報紙上，先前連日鬧着「黃仲訓霸佔公地」的筆墨官司，我至今終于不知道黃仲訓何人，曲折怎樣，如果竟來批評，豈不要笑斷真的批評家的肚腸。但別人批評，我是不妨害的。以為我不准別人

批評者，誣也；我豈有這麼大的權力。不過倘要我做編輯，那麼，我以為不行的東西便不登，我委實不大願意做一個莫名其妙的什麼運動的傀儡，

前幾天，卓治睜大着眼睛對我說，別人胡罵你，你要回罵。還有許多人要看你的東西，你不該默不作聲，使他們迷惑。你現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我聽了又打了一個寒噤，和先前聽得有人說青年應該學我的多讀古文時候相同。嗚呼，一戴紙冠，遂成公物，負「幫忙」之義務，有回罵之必須，然則固不如從速坍塌，還我自由之爲得計也。質之高明，未識以爲然否？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廈門大學的職務，我已經都稱病辭去了。百無可爲，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幾個學生向我訴苦，說他們是看了廈門大學革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走，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麼辦？這實在使我夾脊梁發冷，啞口無言。不料「思想界權威者」或「思想界先驅者」這一頂「紙糊的假冠」，竟又是如此誤人子弟。幾回廣告（却並不是

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驅驅來，而結果是自己倒跑掉了。真是萬分抱歉。我很惋惜沒有人在北京早做黑幕式的記事，將學生們攔住。「見面時一談，不見時一戰」哲學，似乎有時也很是誤人子弟的。

你大約還不知道底細，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確想在這里住兩年，除教書之外，還希望將先前所集成的漢畫象考和古小說鈎沈印出。這兩種書自己印不起，也不敢請你印。因爲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無疑，惟有有錢的學校纔合適。及至到了這里，看看情形，我便將印漢畫象考的希望取消，並且自己縮短年限爲一年。其實是已經可以走了，但看着語堂的勤勉和爲故鄉做事的熱心，我不好說出口。後來豫算不算數了，語堂力爭；聽說校長就說，只要你們有稿子，拿來，立刻可以印。于是我將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約至多十分鐘罷，拿回來了，從此沒有後文。這結果，不過證明了我確有稿子，並不欺騙。那時我便將印古小說鈎沈的意思也取消，並且自己再縮短年限爲半年。語堂是除辦教書之外，還要防暗

算，我看他在不相干的事情上，弄得力盡神疲，真是冤枉之至。

前天開會議，連國學院的週刊也幾乎印不成了；然而校長的意思，却要添顧問，如理科主任之流，都是顧問，據說是所以連絡感情的。我真不懂廈門的風俗，爲什麼研究國學，就會傷理科主任之流的感情，而必用顧問的繩，將他絡住？聯絡感情法我沒有研究過；兼士又已辭職，所以我決計也走了。現在去放假不過三星期，本來暫停也無妨，然而這裏對於教職員的薪水，有時是錙銖必較的，離開學校十來天也想扣，所以我不來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至今天止，扣足一月。昨天已經出題考試，作一結束了。閱卷當在下月，但是不取分文。看完就走，刊物請暫勿寄來，待我有了駐足之所，當即函告，那時再寄罷。

臨末，照例要說到天氣。所謂例者，我之例也；怕有批評家指爲我要勒令天下青年都照我的例，所以特此聲明：並非如此。天氣，確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黃得

多；然而我那門前的秋葵似的黃花却還在開着，山裏也還有石榴花。蒼蠅不見了，蚊子間或有之。

夜深了，再談罷。

魯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再：睡了一覺醒來，聽到柝聲，已經是五更了。這是學校的新政，上月添設，更夫也不止一人。我聽着，纔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聲調最分明地可以區別的有兩種——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托。

打更的聲調也有派別，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當作一件新聞。

閒話集成

三七 研究系之功

不遇

古有孫吳兵法，今亦有孫吳兵法。古者，邈矣遠矣；今之兵法，猶可得而聞焉，抑何其縱橫而不可測

耶。吳也始終揭 AURIX 之旗幟，而南船北馬，馳騁靡所定，而今而化為詩豪，所爲何事吾不得而知之矣。孫也以投壺起家，牛兒年攘奪江淮，至虎兒年而獻之，何前倨而後恭也；若復長跪津庭，乞義師以拯江浙人民于水火，又可謂見義勇爲矣。吾人追想三百六十年前事，不禁有隔世之感，信夫兵法之不可測也！雖然，孫也雖賢，豈真能一投壺而福江南哉？亦在有輔翼之亂臣而已。成數唯十。而吾儕知其二，曰丁曰蔣，其巨擘也。夫二子皆研究系，抑亦江浙人也。嗚呼，然則研究系之福吾民，與江浙人之自福其鄉國，實更大于孫子矣。使吳一變至于魯，……豈不懿歟？此丁蔣之功也夫，此研究系之功也夫！

三八 護旗運動萬歲

爾 忘

據說中華民國十五年來之所以內不能除國賊，外不能抗強權，而竟鬧到「不全民政治」，是因爲國人不尊崇國旗的緣故。所以愛國牌的國家主義者蒿日時艱，認定要救現在的中國非從擁護國旗人手不可，而護旗運動遂出

現焉。護旗運動者，擁護國旗的運動也。中華民國之二線生機全在國旗上，中國人擁護國旗則國強，否則國弱。呵呵，國旗！早知你有這樣的功用，我們那裏還要去畫加那……呢。呵呵，愛國牌的國家主義者，你們要是早一點發明這個真理，我們的中國是早已強盛了哩！

去年十月十日，國家主義者曾在孫馨帥治下的南京舉行護旗運動，那正是孫馨帥努力內除赤賊的時候。據說那麼一來，馨帥將士竟勇氣百倍，大有討赤大功指日告成之勢。後來大概護旗運動消沉了罷，赤賊竟漸漸猖狂起來，九江既下，福建浙江又相繼陸沉，而我公忠愛國，……竟弄到曳甲棄兵而走。是則護旗運動沒有繼續進行有以致之也。悲夫！

然而東隅雖失，桑榆可收，國家主義者有見及此，故於……京後，又舉行護旗運動。……素以討赤爲懷，當能鑒國家主義者愛國之熱忱，而國家主義者，今後亦應繼續奮鬥，再接再厲，不負……厚意而蹈以前之覆轍也！

抑吾尤有進者，擁護國旗爲救中國之唯一方法，前既已言之矣。惟是國人冥頑不靈，對此真理不一定都能領悟；是官製定宣言大綱，努力宣傳，俾民有所守，士有所歸，庶幾上不負諸帥，下可以救國；此又國家主義者當前之急務也。

「護旗運動萬歲！……萬歲！國家主義萬歲！

赤賊五分鐘！」

十六年一月三日，北京。

附記：文中有數處經本社收發處「抽去」，代以虛線

三九 論無報可看

山 叔

我住在西北城，是個極清靜的所在，除了每逢近畿戰爭，近地的人要大起恐慌一回之外，平常大抵是很安閑，頗有「世外桃源」之感焉。舉一個例，我們的北鄰是別一個胡同裏開門的，所以不知道是姓什麼，但是他們的院子靠近我家的後窗，能夠聽到許多情事，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兩點的時候，送報的來了，大約把報從門縫裏塞進去，曼聲的叫一聲「報……奧……」。我沒有聽

見說現有什麼午報，可見也是普通早上出版的報紙，但是每天總在未時纔看，這種從容不迫的生活可以想見一二了。不過我却很少這樣的幸福，每日七點半或八點半總得出門，等不及看這個「報……奧」，幸虧直接定閱的報送得較早，在八點半出門這幾天還來得及看，至少也可以帶在車上看。不圖天未厭亂，赤禍蔓延，軍事緊急，北京當局取締謠言，報章出版先須送閱，聽候抽去，于是我每早無復報看，必至下午回來始能看見，則比吾家高鄰還要遲兩三個鐘頭了。至于晚報，我也定有一種，大約可于我將要睡的時候送到，我如在九點鐘睡覺，則該報也只好等我明早再看了。新年各報休息三天，好容易等到初四，希望有晚報可看，看這三天裏有何利國利民的好事，豈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看看已是九點過五分了，却還沒有到來。再過了十分鐘，總算到了，揭開一看，並無什麼特別的信息，只見東一塊空白，西一塊空白，急得我直跳起來：難道有些不祥的謠言麼，這還了得？爲什麼不告我以正氣日伸逆氛日促

的好消息呢？我真覺得這些工夫都是白等，不必說那六個銅子更是白花了。這個年頭兒那些報都沒有什麼可看了，儘是說謊，真不值一看；倘若有福氣，每天睡到下午一點鐘，定一份「消閑錄」，醒過來時恰好送來，可以存枕上看了消遣，那倒是很有意思，反正消閑錄上的新聞是不會被抽去的。只可惜我沒有這個閑，自然也沒有這個福氣。

四〇 孰爲苦辛？

山叔

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世界日報載「孫傳芳之長篇宣言」，其中有這幾句：

「使赤燄而日張，我知青天白日紅邊之旗所樹之地，其父老必能自判南方軍閥與北方軍閥孰爲苦辛孰爲辣毒也。」

二十九日同報載「孫傳芳提倡對天刺血」，該長電中有這幾句：

「兵之所駐，對於其民尤必親之愛之，豈惟極征暴斂侵擾妨害之惡所當嚴禁。」

語絲

第一百十四期

三十日同報載「杭州發生劫掠」，全文如下：

「電通社上海二十八日電，入杭之孟昭月部，因軍紀不良，備受各方非難。王森所部之十一師將杭垣附近之陳儀部隊繳械後，並曾強奪陳部將卒之私有財物，雖通行中之市民亦遭蹂躪，婦女被軍隊強奸者數見不鮮，一般有識者因爲孫軍之前途惋惜不置。」

「東方社杭州二十八日電，開入杭州者爲孟昭月之第八師與王森軍之一軍。該軍解除陳軍武裝，查封電報電話，且以餘威闖入陳軍將校住宅，強奪金品，爲種種暴行。不但如此，又施暴行人，並有入民家淫掠者。人民方面觀此情況，以孫軍與開進桐廬之南軍紀律森嚴者相較，故不免怨聲載道。」

十六年一月六日同報載「滬杭線之兵災」，全文如下：

「國聞社四日上海電，沿滬甯路各城市居民頗受軍人滋擾，軍紀遠不如前。」

我們遠在京兆，單看了報上這點記載，（都經過檢

查核准，當然不會是謠言，不能下什麼批評，究竟孰為辣毒還得問「其父老」去罷。

四一 南北釋義

豈明

我真抱歉，我的文章竟會這樣難懂，至于使那位自由批評家的長虹先生也看不懂：為此我不得不來破費幾分鐘工夫這一篇無聊的釋義。

語絲

○四期上我那篇南北是針對討賊軍通電宣傳

漢口南軍仇殺北人而發的，但是我的壞皮氣是向來不喜歡直說，而且，又是那個年頭兒，所以我只籠統地說河南的會長思想者，豈料長虹先生以為是在罵他，這真不知道從那里直覺出來的。我又說北方「聞道稍晚，」我是說的革命；無論引什麼南派北派的美術南歐北歐的文章來作證明，直到最近為止，黃河以北地方之沒有加入革命運動總是事實。這個，長虹先生又以為是在罵他。其實，我何至于要罵他呢？「道」「會長思想」，本來都是一個「隱」，而這回長虹先生又「索」不出：甚矣「自由批評」之不易也。

其實我那篇南北文章雖然晦澀，只要頭腦稍為清楚的人，從上下文看來，意思萬不會誤解的。然而長虹先生既看不懂矣，可奈何？有此釋義，後之覽者度可不再蹈覆轍歟？閱狂飈十一期後記。

新的世故

魯迅

一「普通的批評看去像廣告」

「批評工作的開始。所批評的作品，現在也大概舉出幾種如下：——

女神 吶喊 超人 彷徨 沈淪 故鄉 三個叛逆

的女性 飄渺的夢 落葉 荊棘 咖啡店之一夜

野草 雨天的書 心的探險

此項文字都只在狂飈週刊上發表，現在也說不定幾期可發表幾篇，一切都決于我的時間的分配。」

二「這裏的廣告却是批評」？

黨同：「心的探險。實價六角。長虹的散文及詩集。將他的以虛無為實有，而又反抗這實有的精悍苦痛

的戰叫，儘量吐露着，魯迅選並畫封面。」

伐異；「我早看過譯出的一部分察拉圖斯德拉如是說和一本工人綏惠略夫。」

三 「幽默與批評的衝突」

批評：你學學亞拉藉夫！你學學哥哥爾！你學學羅曼羅蘭！……

幽默：前清的世故老人紀曉嵐的筆記裏有一段故事，一個人想自殺，各種鬼便聞風而至，求作替代。縊鬼勸他上吊，溺鬼勸他投池，刀傷鬼勸他自刎。四面拖曳，又互相爭持，鬧得不可開交。那人先是左不是，右不是，後來晨雞一叫，鬼們都一哄而散，他到底沒有死成，仔細一想，索心不自殺了。

：唉，唉，我真不能不歎人心之死盡矣。

四 新時代的月令

八月，魯迅化爲「思想界先驅者」。

十一月，「思想界先驅者」化爲「絆脚石」。

傳曰：先驅云者，鞭之使衝鋒，所謂「他是受了

人的幫助」也。不受「幫助」，於是「絆」矣。脚者，所謂「我們」之脚，非他們之脚也。其化在十二月，而云十一月者何，倒填年月也。

五 世故與絆脚石

世故：不要再寫，中了計，反而給他們做廣告。

石：不管。被做廣告，由來久矣。

世故：那麼，又做了背廣告的「先驅者」了。

石：不，有時也「絆脚」的，

六 新舊時代和新時代間的衝突

新時代：我是青年，所以公理在我這裡。

舊時代：我是前輩，所以公理在我這裡。

新時代：須知年齡尊卑，是乃父乃祖們的因襲思想，在新的時代是最大的阻礙物。

七 希望與科學的衝突

希望：勿蝎子擦尾以中傷青年作者的毫興也。

科學：「生存競爭，天演公例，」是彪門書局出版的一本課本上就有的。

八 給……

見面時一談，
不見面時一戰。

在廈門的魯迅，

說在湖北的郭沫若驕傲，

還說了好幾回，在北京。

倘不信，有科學的耳朵爲證。

但到上海纔記起來了，

真不能不早歎人心之死盡矣！

幸而新發見了近地的蔡子尸先生之雅量

和周建人先生爲科學作戰。

九 自由批評家走不到的出版界

光華書局。

十 忽而「認清界限」

以上也許近乎「蠍子擦尾」。倘是蠍子，要牠不擦尾，「希望」是不行的，正如希望我之到所謂「我們的新

時代」去一樣，惟一的戰略是打殺。

不過打的時候，須有說牠要螫我，牠是異類的小勇氣。倘若牠要螫「公理」和「正義」，所以打，那就是還未組織成功的科學家的話，在舊時代尙且要覺得有些支離。

知其故而言其理，極簡單的：爭奪一個莽原；或者，狂飈代了莽原。仍舊是天無二日，惟我獨尊的會長思想。不過「新時代的青年作者」却又似乎深惡痛疾這思想，而偏從別人的「心」裏面看出來。我做了一篇「論他嗎的」是真的，「論」而已矣。並不說這話是我所發明，現在却又在力爭這發明的榮譽了。

因爲稿件的糾葛，先前我曾主張將莽原半月刊停止或改名；現在却不這樣了，還是辦下去，內容也像第一年一樣。也並沒有作什麼「運動」的豪興，不過是有人做，有人譯，便印出來，給要看的人看，不要看的自然會不看牠，已前的印烏合叢書也是這意思。

創作翻譯和批評，我沒有研究過等次，但我都給以相當的尊重。對於常被奚落的翻譯和介紹，也不輕視，

反以爲力量是非同小可的。我譯了幾種書，就會有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出現，倘譯一部世界史，不就會有許多擬中外古今的大人物蠅集一堂麼。但我想不幹這件事。否則，拿破崙要我幫同打仗，秦始皇要我幫同燒書，科崙布拉去旅行，梅特涅加以壓制，一個人撕得粉碎了。跟了一面，其餘的英雄們又要造謠。

創作難，翻譯也不易。批評，我不知道怎樣，自己是不會做，却也不「希望」別人不做。大叫科學，斥人不懂科學，不就是科學；翻印幾張外國畫片，不就是新藝術，這是顯而易見的。稱爲批評，不知道可能就是批評，做點雜感尙且支離，則偉大的工作也不難推見。「聽見他怎麼說」，「他『希望』怎樣」，「他『想』怎樣」，「他臉色怎樣」。還不如做自由新聞罷。

不過這也近乎蠟子擦尾；不多談，但也不要緊。尼采先生說過，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最無聊的倒是纏不清。我不想螫死誰，也不想絆某一隻腳，如果躺在大路上，阻了誰的路了，情願力疾爬開，而且

從速。但倘若我並不躺在大路上，而偏有人繞到我背後，忽然用作前驅，忽然斥爲絆脚，那可真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有些知其故而不欲言其理了。

本來隱姓埋名的躲着，未曾登報招賢，也沒有奔走求友，而終於被人查出，並且來訪了。據「世故」所訓示：青年們說，不見，是擺架子。於是「見。有的是一見而去了；有的是提出各種要求，見我無能爲力而去了；有的是不過談談閒天；有的是播弄一點是非；有的是不過要一點物質上的補助。有的却這樣那樣，糾纏不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硬要將我造成合於他的胃口的人物，從此我就添了一門新功課，除陪客之外，投稿，看稿，紹介，寫回信，催稿費，編輯，校對。但我毫無不平，有時簡直一面吃藥，一面做事，就是長虹所笑爲「身心交病」的時候。我自甘這樣用去若干生命，不但不以生命來放閻王債，想收得重大的利息，而且毫不希望一點報償。有人要我做一回踏脚而升到什麼地方去，也可以的，只希望不要踏不完，又不許別人踏。

然而人究竟不是一塊踏脚石或絆脚石，要動轉，要

睡覺的；又有個性，不能適合各個訪問者的胃口。因此，凡有人要我代說他所要說的話，攻擊他所敵視的人的時候，我常說，我不會批評，我只能說自己的話，我是黨同伐異的。的確，我還沒有尋到公理或正義。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釗鬧，我何嘗說是自己放出批評的眼光，環顧中國，比量是非，斷定他是阻礙新文化的罪魁禍首，於是嘯聚義師，厲兵秣馬，天戈直指，將以澄清天下也哉？不過意見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適值在狹路上遇見，揮了幾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掛什麼「公理正義」，什麼「批評」的金字招牌，那時，以我爲是者我輩，以章爲是者章輩；卽自稱公正的中立的批評之流，在我看來也是以我爲是者我輩，以章爲是者章輩。其餘一切等等，照此類推。再說一遍：我乃黨同而伐異，「濟私」而不「假公」，零賣氣力而不全做犧牲，敢賣自己而不賣朋友，以爲這樣也好者不妨往來，以爲不行者無須勞駕；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麼忠誠的友

誼，簡簡單單，如此而已。

至於被利用呢，倒也無妨。有些人看見這字面，就面紅耳赤，覺得掃了豪興了，我却並不以爲有這樣壞。說得好，好看一點，就是「幫助」。文字上這樣的玩藝兒是頗多的。「互相利用」也可以說「互助」；「妥協」，「調和」，都不好看，說「讓步」就冠冕。但現在姑且稱爲幫助罷。叫我個人幫一點忙，是可以的，就是利用，也毫無反感；只是不要間接涉及別的人。八月底我到上海，看見狂飈社廣告，連未名叢刊和烏合叢書都算作「狂飈運動」的工作了。我頗詫異，說：這廣告大約是長虹登的罷，連未名和烏合都拉扯上，未免太會利用別個了，不應當的。因爲這兩種書，是只因由我編印，要用相似的形式，所以立了一個名目，書的著者譯者，是不但並不互相認識，有幾個我也只見過兩三回。我不能騙取了他們的稿子，合成叢書，私自販賣給別一個團體。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糾葛發生了，在上海的長虹便發表一封公開信，要在廈門的我說一句話。這

是只要有一點常識，就知道無從說起的，我並非千里眼，怎能見得這麼遠。我沈默着。但我也想將莽原停刊或別出。然而青年作家的豪興是噴泉一般的，不久，在長虹的筆下，經我譯過他那作品的廚川白村便先變了灰色，我是從「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說是去年已經看出，不說坦白的話了。原來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這且由他去罷。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齡也成了大錯處了，然而也由他。連別人所登的廣告，也是我的罪狀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廣告上給我加上一個頭銜。這樣的雙岔舌頭，是要整一下的，我就登一個「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這一下整出「新時代富於人類同情」的幽默來了，有公理和正義的談話——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

「救救老人!!!」

還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挾其歷史的勢力，而倒臥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絆脚石式的開倒車的狡計，亦勿一面介紹外國作品，一面則撩子撩尾以中傷青年作者的豪興也！」

這兩段只要將「介紹外國作品」改作「掛着批評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贈給他自己。

其實，先驅者本是容易變成絆脚石的。然而我幸不至此，因為我確是一個平凡的人；加以對於青年，自以為總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過也很容易的，就因為很平凡。倘有人覺得橫互在前，乃是因為他自己遠到背後，而又眼小腿短，於是別的就看不見，走不開，從此開口魯迅，閉口魯迅，做夢也是魯迅；文字裏點幾點虛綫，也會給別人從中看出「魯迅」兩字來。連在泰東書局看見老先生問魯迅的書，自己也要唧噥着小說史略之類我是不要看。這樣下去，怕真要成「魯迅狂」了。病根蓋在肝，「以其好喝醋也」。

只要能達目的，無論什麼手段都敢用，倒也還不失

爲一個有些豪興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於坦白地說出來的勇氣，至少，也要有自己心裏明白的勇氣，費筆費墨，費紙費壽，歸根結蒂，總逃不出爭奪一個莽原的地盤，要說得冠冕一點，就是陣地。中國現在道路少，雖有，也很狹，「生存競爭，天演公例」，須在同界中排斥異己，無論其爲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無足怪的，是時代和環境所給與的運命。

但若滿身掛着什麼並不懂得的科學，空殼的人類同情，廣告式的自由批評，新聞式的紀載，複製銅版的新藝術，則小範圍的「黨同伐異」的真相，雖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時代的脚，却絆得跨不開了。

這過誤，在內是因爲太要虛飾，在外是因爲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驅。但也都不要緊。只要唾棄了那些舊時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說話，則即使真有絆脚石，也就成爲踏脚石的。

我並非出賣什麼「友誼」或「同情」，無論對於識者或不識者都是這樣說。（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賀年公函之覆示

一讀者

語絲社同人公鑒：

我是一個讀過語絲的人，依法得在被賀年的權利及賀年之義務，則應備具覆函，向諸位賀年，順便說幾句閒話。

諸位說：『不知民國十六年，給我們帶來什麼好運？』我的意見是：『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欲求趨吉，先須避凶。第一，就是千萬不可宣傳某化。下筆之時不但對於文義，要非常考慮，力圖避免讀者的誤會，並且連類似遠礙的字樣，都得一律修改。就拿今年丁卯說吧，丙丁屬火，火色赤，卯的生肖是兔，照黃蘗禪師詩上『青猴相遇』，『黑虎當頭』之例推演，應該可以用赤兔二字，來代丁卯，但是甯可不說爲妙，因爲赤字有關涉某化之嫌疑。如果有人給你『丁是丁卯是卯的，認起真來，那時不僅牠的主人前荆襄鎮守使關壯繆侯，像在長沙義釋黃忠一樣，雙手舉起青龍刀，砍不下

來，就是牠的長途伴侶威將軍周倉，也怕要藉口擒拿龐德，跳入水中去了。若是絕對不能不用時，不妨以紅字代替赤字，古來紅色是指桃紅，赤色是指大紅，兩種顏色顯有不同，後世雖然將赤色稱爲紅色，但字面却是兩樣，所以說起中華民國國旗的顏色，是紅黃藍白黑，大衆都洗耳恭聽，而紅十字會，可以在平時或戰時行使他們救卹的職務，此刻倘若有人要說國旗的顏色是赤黃藍白黑，或者紅十字會，要照日本的樣子，改稱赤十字會，是否大衆表同情就誰也不敢預料了。紅兔二字，雖然不是固有名詞，走紅運的也不盡是兔兒爺，然而兔兒爺大多數是走紅運的，杜撰典故，似乎法令上也沒有禁止的明文。第二是；不要罵人。惡意的罵人，固然不行，善意的罵人，亦復不必。無論罵的對不對，你罵他，他一定就罵你，相罵無好言，就會弄到相打無好拳，甚至投桃的奉申，還在情理之中，而報李的回敬，或許出於意料之外。假如你文裏稱他爲『密司忒』，他就可以說『密司忒』是英語，學海軍的都學英語，海軍的軍旗卽

是某黨的黨旗，斷定你既知說『密司忒』，卽不能與某黨無關，那時你就翻出民國元年臨時參議院的國旗議決案來，也恐怕越辨解越不得清楚了。

如果怕寫文章的太匱乏，我看儘可以從『量』上着想，而不必一定要從『質』上注意。照此刻文壇的現象說，不論是龜老封翁壽言，鴛太夫人祭文，豬將軍就職宣言，狐女士結婚啓事以及……等等，只要有題目，就一定有人做來，只要是有人做出，就一定有人拜讀，長篇大套，搖筆卽成，連日刊兩大張的材料都夠，不必說週刊二十葉了。雖然照這樣辦，有失語絲的本來面目，但若爲銷路起見，將來由一二二期一翻而爲二二四，兩翻而爲四四八，三翻而爲八九六，是十分拿得穩，信得及的，何必再去希望津貼！如果不能忘情阿堵，我現在正打算入儲蓄會，將來中了特獎，定效棉薄，若不相信，不妨拿杜少陵的房屋同白香山的皮袍子，先抵押在貴社裏，作爲保證。至於定閱兩份一層，我雖然能夠讀書一目十行，却不能同時用兩隻眼睛看兩

本書，又沒有小公館，不能在兩處各放一份，只好有方台命，不過以前語絲送來時，我只看個一兩遍，在一兩天後，也就擱開，近來已經要留在手邊三四天，每天或者看上三四遍，這不是對於貴社熱心希望的倍舊愛顧也如願相償了麼？新年月日，於吉林，一讀者謹啓。

再談「無理心中」

作人先生：

對於金君的事情，因各人的見地不同，所以有同情與否的說法，無怪先生的（即使不說有反感）了。可是有幾點我以為是先生的錯誤，或許是我的錯誤。不知能不能允許我這個無名後生的小子對於先生的意見我以為是錯誤的地方慢慢兒說出來？或許不致說「昧他幹麼」的話罷？我可不是想借先生的文名來出風頭而粧飾自己的門面，更不是有意和先生搗亂，實在我心裏這樣想嘴裏才這樣說的。

「殺人總是殺人，不管她是愛他不愛他的女人。」不

錯，殺人總是殺人，殺人總是要犯殺人的罪的。這是現在文明國度裏堂皇的法律。可是殺人之罪也有輕重的分別，不能不問情形怎樣，凡殺人者都通同一律處以殺人的極刑。先生的「殺人總是殺人」的一句話的意思，是不是凡殺人者，就不問青藍皂白的定以殺人的大罪呢？先生又引「聖保羅在與羅馬人書中所說：以殺所愛者為愛情真義，竊所未聞。」這篇洋洋大文，我也沒看過，現在僅就這兩句話的本身的意思引伸來說。天下那有這種渾蛋傻瓜殺死他可愛的人兒或是她可愛的人兒呢？先生所引的想必是名言，可是我不因為這個問題，這個大帽子就能將我壓倒屈服而不說我心裏所說的話。

金君的殺羅與自殺，誠然是一種過失，於是說是金君的過失，不如說是社會的罪孽。先生說不願加以指摘，不知為什麼？至於表彰與否在各人的意見，且况表彰能否不能就說是同情與否的標準。有時我以為是對的，別人以為是錯的；我以為錯的時候，別人反以為是對的。「不過如以為有表彰的價值，那我覺得是一種錯

誤的見解」的兩句話，恐怕是先生自己錯誤的罷？我還以為是對的呢！還願先生不見棄而誠懇的告我以所以！那麼我這個後生小子就三生有幸了。

在第二節裡似乎疑心我是個呆板不化被禮教拘束的時代落伍者，因為我對金君表同情的原故，那麼先生就大錯而特錯了。我是從承認女子有獨立人格的人，而且希望她們能夠超越男子。實誠的告白，「男子的偏見」我可不敢担這個美名，完璧歸趙。

金君的事情的情形與先生所說的「以前男子有殺奸之權，為法律所許可，現在好像沒有這法律了，但男子心裏還主張着這個權利，對於愛過他而變了心的女子就想下辣手的處置，或奪其生命，或毀其名譽，」完全不同的。凡是知道金羅二人歷史關係的都與我有同樣的感想。關於他們兩人的關係前上小峯先生信中已竟大概的說過了，男子有奸權載在法律：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現在的法律還不如上海貧民窟裏一個小小團體的定章，根本就不成個東西，將來定要推翻改造的。至於男

子心裏存着這個觀念的人，的確多而且多的很，金君是一個例外。先生一定要問既然這樣，為什麼殺他以前愛他現在變心的人呢？金君的殺他的愛人與自殺是決計同時同地同歸於盡的。（下女救了他）與普通一般只殺其愛人而在逃或留守的儼然不同。說到毀其名譽，那是下流種子的行為，金君能做這下流種子的行為麼？至於局外人拍手呼快，這未免太却少人性了，對於雙方沒有憐惜的同情反而拍手呼快。

羅女士的情書的發表，不見得就是對她的侮辱罷？發表後，莫明其中真像的人們得知其所以然，他一方面也可表現羅女士的多才。使社會人公開的研究這個解不開的問題，以見大眾、理的向背。這樣一來不……的問題，多麼？（編者案，此處原本缺幾個字。）

看金君的情書，不是我一個人，差不多與金羅有關係的男女同學都看過了。我受了金君托付保存的責任，不能不問。至於得羅女士的許可一層更是笑話了，羅女士已死，我也沒有起死人肉白骨的回生妙術，且物主的

所有權乃是全拓不是羅蕪英。

拉雜寫來，年少氣壯，語多率直。還望先生原諒見教。周洲萍，十二月二十日晚，于東京。

湘萍先生：

我的意見已經寫在前次的回答裏，現在不想再說什麼了。但我有一句話要告訴先生，便是我並沒有要處貴友以極刑，或定以什麼大罪。我現在還不能絕對地反對任何殺人的行爲，但我們所討論的單是爲戀愛而殺人這一個問題，在這一點上我始終是覺得愛與加害是不能並存的，雖然先生或者以爲「愛是不加害與人的」這一句話是不合理。我也知道愛與死並不反背，或者還可以說死倒是愛之極致；但也這只是「合意心中」纔對，至于殺他的愛人與自殺，無論是同時同地同歸于盡也罷，不歸于盡也罷，反正都是「無理心中」，說得漂亮一點是「死之勝利」，總之是變態的行爲，至少在我個人是不喜歡的。十六年一月五日，周作人。

我獨在垃圾堆上看不見旁人

（摹某君的新詩）

（狗 屁）

哦！我沒有眼睛麼？

難道是我竟落脫了狗魂。

哦！我沒有眼睛麼？

我獨立在垃圾堆上看不見旁人。

哦！我沒有眼睛麼？

我捧住了狗屎當黃金。

哦！我沒有眼睛麼？

我獨立在垃圾堆上看不見旁人。

哦！我沒有眼睛麼？

原來是頭上套了個臭馬桶。

哦！我沒有眼睛麼？

我獨立在垃圾堆上看不見旁人。